

第一回

晁大舍围场射猎 狐仙姑被箭伤生

公子豪华性，风流浪学狂。律身无矩度，泽口少文章。

选妓黄金贱，呼朋绿蚁忙。招摇盘酒肆，叱咤闯围场。

冶服貂为饰，军妆豹作裳。调词无雪白，评旦有雌黄。

恃壮能欺老，依强惯侮良。放利兼渔色，身家指日亡。

圣王之世，和气熏蒸，生出一种麒麟仁兽，雄者为麒，雌者为麟。那麒麟行路的时候，他拣那地上没有生草的去处，没有生虫的所在，方才践了行走，不肯伤害了一茎一草之微，一物一虫之性。这麒麟虽然是圣王的祥瑞，毕竟脱不了禽兽之伦。人为万物之灵，禀赋天之灵根善气而生；天地是我的父母，万物是我的同胞。天地有不能在万物身上遂生复性的，我还要赞天地的化育。所以那样至诚的圣人，不特成己成人，还要陶成万物，务使大乔蠢动，物物得所，这才是那至诚仁者的心肠。若是看得万物不在我胞与之内，便看得人也在我一膜之外，那还成个大人？

所以天地间的物，只除了虎狼性恶，恨他吃人；恶蛇毒蝎，尾能螫人；再有老鼠穴墙穿屋，盗物窃粮，咬坏人的衣服书籍；再是蝇蚊能嗜肤败物。这几般毒物，即使在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面前，也要活活敲死，却也没甚罪过。若除此这几种恶物，其余飞禽走兽，鳞介昆虫，无害于人，何故定要把他残害？人看他是异类，天地看来都是一样生机。也不必说道那鸟衔环，狗结草，马垂缰，龟献宝的故事；只说君子体天地的好生，此心自应不忍。把这不忍的心扩充开去，由那保禽兽，渐至

保妻子，保百姓。若把这忍心扩充开去，杀羊不已，渐至杀牛；杀牛不已，渐至杀人；杀人不已，渐至如晋献公唐明皇唐肃宗杀到亲生的儿子。不然，君子因甚却远庖厨？正是要将杀机不触于目，不闻于耳，涵养这方寸不忍的心。所以人家子弟，做父母兄长的务要从小葆养他那不忍的孩心，习久性成，大来自不戕忍，寿命可以延长，福祿可以永久。

当初山东武城县有一个上舍，姓晁，名源。其父是个名士，名字叫做晁思孝，每遇两考，大约不出前第。只是儒素之家，不过舌耕糊口，家道也不甚丰腴。将三十岁生子晁源。因系独子，异常珍爱。渐渐到了十六七岁，出落得唇红齿白，目秀眉清。真是：

何郎傅粉三分白，荀令留裾五日香。

只是读书欠些聪明，性地少些智慧，若肯把他陶熔训诲，这铁杵也可以磨成绣针。无奈其母固是溺爱，这个晁秀才爱子更是甚于妇人。十日内倒有九日不读书，这一日还不曾走到书房，不住的丫头送茶，小厮递果，未晚迎接回家。如此蹉跎，也还喜得晁源伶俐，那“上大人，丘乙己”还自己写得出来。后来知识渐开，越发把这本《千字文》丢在九霄云来，专一与同班不务实的小朋友游湖吃酒，套雀钓鱼，打围捉兔。晁秀才夫妇不以为非。幸得秀才家物力有限，不能供晁源挥洒，把他这飞扬泄越的性子倒也制限住几分。

晁秀才连科不中，冈冈挨得岁贡出门。那时去国初不远，秀才出贡，作兴旗扁之类，（此）〔比〕如今所得的多，往京师使费，比如今所用的少，因此，手头也渐从容。随与晁源娶了计处士的女儿计氏为妻。晁秀才与儿子毕姻以后，自己随即上京廷试。那时礼部大堂缺官，左侍郎署印。这侍郎原做山东提学。晁秀才在他手内考过案首。见了晁秀才，叙了些间阔，慰安了几句，说道：“你虽然不中，如今年纪不甚大，你这仪表断不是个老教授终身的。你如今不要廷试，坐了监，科他一遍科举，中了更好，即不中，选考有司，也定然不在人下。况我也还有几年在京，可以照管着你。”

晁秀才听了这篇说话，一一依从。第二年，进了北场，揭了晓，不

得中，寻思道：“老师望我中举，举既不得中，若不趁他在京，急急考就了官，万一待他去了，没了靠山，考一个州县佐贰，读书一场，叫人老爷，磕头参见，这也就苦死人了！”遂与侍郎说了这个实情。侍郎也深以为然。晁秀才随赴吏部递了呈，投了卷。吏部司官恰好也是侍郎的门生，侍郎预先嘱托了，晁秀才方才同众赴考。出的题目是“有民人焉，有社稷焉”。晁秀才本来原也通得，又有座师的先容，发落出来，高高取中一名知县。

晁秀才自家固是欢喜，侍郎也甚有光彩。晁秀才又思量道：“我虽是考中了知县，缺的美恶就如天上地下一般，何不趁老师在京，急急寻个好地方选了？又待何时！”随即挖了年，上了卯。

怎当他造化来到，冢宰缺员，把礼部左侍郎推了吏部尚书。次年四月大选，晁秀才也不用人情，也不烦央浼，竟把一个南直隶华亭县的签，单单与晁秀才掣着。这个华亭是天下有名的大县，甲科中用许多物力谋不到手的。晁秀才气也不呵一口，轻轻得了。报到家中，亲戚朋友那个肯信？说：“这个华亭县，自古以来都是进士盘踞住的，那有岁贡得的？”报喜人嚷街坊，打门扇，要三百两，闹成一片。不两日，见了邸报，却道真真不差，将报子挂了红，送在当日教学的书房内供给，写了一百五十两的谢票，方才宁贴。

武城县这些势利小人听见晁秀才选了知县，又得了天下第一个美缺，恨不得将晁大舍的卵脬扯将出来，大家扛在肩上；又恨不得晁大舍的屁股撅将起来，大家舔他粪门。有等下户人家，央亲傍眷，求荐书，求面托，要投做家人。有那中户人家，情愿将自己的地土，自己的房屋，献与晁大舍，充做管家。那城中开钱桌的，放钱债的，备了大礼，上门馈送。开钱桌的说道：“如宅上用钱时，不拘多少，发帖来小桌支取。等头比别家不敢重，钱数比别家每两多二十文。使下低钱，任凭拣换。”那放债的说道：“晁爷新选了官，只怕一时银不凑手。”这家说道：“我家有银二百。”这家说道：“我家有银三百，只管取用。利钱任凭赐下。如使的日子不多，连利钱也不敢领。”又有亲眷朋友中，不要利钱，你三十，我五十，络绎而来。

这个晁大舍原是挥霍的人，只因做了穷秀才的儿子，叫他英雄无用武之地，想起昔日向钱铺赊一二百文，千难万难，向人借一二金，百计推脱，如今自己将银钱上门送来，连文约也不敢收领，这也是他生来第一快心的事了！送来的就收，许借的就借。来投充的，也不论好人歹人，来的就收。不十日内，家人有了数十名，银子有了数千两。日费万钱，俱是发票向各钱桌支用。用了二百五十两银买了三匹好马，又用了三百两买了六头走骡，进出骑坐。买绫罗，制器皿。真是“钱可通神”！不上一月之内，把个晁大舍竟如在“槐安国”做了驸马的一般。随即差了一个旧小厮晁书，带了四个新家人，祝世、高升、曲进才、董重，携了一千两银子，进京伺候晁秀才使用。晁秀才选了这等美缺，那些放京债的人每日不离门缠扰，指望他使银子，只要一分利钱，本银足色纹银，广法大秤称兑。晁秀才一来新选了官，况且又是极大的县，见部堂，接乡宦，竟无片刻工夫做到借债的事。日用杂费也有一班开钱铺的愿来供给，所以不甚着急。应酬少有次序，晁书领了四个家人，携了一千两银子，刚刚到京。有了人伺候，又有银子使用，买尺头，打银带，叫裁缝，镶茶盏，叫香匠作香，刻图书，钉幞头革带，做朝祭服，色色完备。

对月领了文凭，往东江米巷买了三顶福建头号官轿，算计自己、夫人、大舍乘坐；又买了一乘二号官轿与大舍娘子计氏乘坐；俱做了绒绢帷幔。买了执事，刻了封条，顺便回家到任。家主不在家，家中尚且万分气势，今正经贵人到了，这烜赫是不消说起的了。接风送行，及至任中，官囊百凡顺意，这都不为烦言碎语。

且说晁大舍随了父亲到任，这样一个风流活泼的心性，关在那县衙里边，如何消遣？到有一个幕宾，姓邢，河南洧川县人，名字叫做邢宸，字皋门，是个有意思的秀才。为人倜傥不羁，遇着有学问、有道理的人，纵是贫儒寒士，他愈加折节谦恭。若是那等目不识丁的，村气射人的，就是王侯贵戚，他也只是外面怕他，心内却没半分诚敬。晁大舍道自己是个公子，又有了银钱；又道邢生是他家幕客，几乎拿出“伯颜大叔侍文章”的脸来。那邢生后来做到尚书的人品，你道他眼里那里

有你这个“一丁不识”的佳公子！所以晁大舍一发无聊。在华亭衙内住了半年光景，卷之万金，往苏州买了些不在行玩器，做了些犯名分的衣裳，置了许多不合款的盆景、另雇了一只民座船，雇了一班鼓手，同了计氏回家。

向日那些旧朋友都还道是昔日的晁大舍，苦绷苦拽，或当借了银钱，或损折了器服，买了礼，都来与晁大舍接风，希图沾他些资补。谁知晁大舍道这班人肩膀不齐了，虽然也还勉强接待，相见时，大模大样，冷冷落落，全不是向日洽浹的模样。一把椅朝北坐下，一双眼看了鼻尖，拿官腔说了两句淡话，自先起身，往外一拱。众人看了这个光景，“稍瓜打驴”，不免去了半截。那些新进的家人见了主人这个意思，后来这伙人再有上门的，也就“不得其门而入”了。况又六千两银子买了姬尚书家大宅，越发“侯门深似海，怎许故人敲”！这些故友不得上门，这还是“贵易交”的常情，又寻思“富易妻”起来。那个计氏，其父虽然是个不曾进学的生员，却是旧家子弟。那计氏虽身体不甚长大，却也不甚矮小；虽然相貌不甚轩昂，却也不甚寝陋；颜色不甚莹白，却也不甚枯黯；下面虽然不是三寸金莲，却也不是半朝銮驾。那一时，别人看了计氏到也是寻常，晁大舍看那计氏即是天香国色。计氏恃宠作娇，晁大舍倒有七八分惧怕。

如今计氏还是向来计氏，晁大舍的眼睛却不是向来的眼睛了！嫌憎计氏鄙琐，说道：“这等一个贫相，怎当起这等大家！”又嫌老计父子村贫，说道不便向高门大宅来往！内里有了六七分的厌心，外边也便去了二三分的畏敬。那计氏还道是向日的丈夫，动起还要发威作势，开口就骂，起手即打。骂时节，晁大舍虽也不曾还口，也便睁了一双眼怒视。打时节，晁大舍虽也不敢还手，也便不象往时遇杖则受；或使手格，或竟奔避。后来渐渐的计氏骂两句，晁大舍也便得空还一句。计氏赶将来采打，或将计氏乘机推一交，攘两步；渐渐至于两相对骂，两相对打。后来甚至反将计氏打骂起来。

往时怕的是计氏行动上吊，动不动就抹颈；轻则不许进房，再不然，不许上床去睡。这几件，如今的晁大舍都不怕了。恨不得叫计氏

即时促灭了，再好另娶名门艳女。那怕你真个悬梁刎颈，你就当真死了，那老计的父子也来奈不动他。若说到念经发送，这只当去了他牛身上一根毛尾。他往时外边又没处去，家中只得一间卧房，卧房中只得一床铺盖。不许入房，不许同睡，这也就难为他了。他如今到处书房，书房中匡床罗帐，藤簟纱衾；无非暖阁，暖阁内红炉地炕，锦被牙床。况有一班女戏常远包在家中，投充来清唱龙阳，不离门内。不要说你闭门不纳，那计氏就大开了门，地下洒了盐汁，门了挂了竹枝，只怕他的羊车也还不肯留住。所以计氏也只待“张大师抄了手——没法可使了”计氏的胆不由的一日怯似一日。晁大舍的心今朝放似明朝，收用了个丫头，过了两日，嫌不好，弃吊了；又使了六十两银子娶了一个辽东指挥的女儿为妾，又嫌他不会奉承，又渐渐厌绝了。每日只与那女戏中一个扮正旦的小珍哥火热。

这个小珍哥，人物也不十分出众，只是唱得几折好戏文。做戏子的妓女甚是活动，所以晁大舍万分宠爱。托人与忘八说情，愿不惜重价，要聘娶珍哥为妾。许说计氏已有五六分的疾病，不久死了，即册珍哥为正。珍哥也有十分要嫁晁大舍的真心。只是忘八作势说道：“我这一班戏通共也使了三千两本钱，今才教成，还未撰得几百两银子回来。若去了正旦，就如去了全班一样了，到不如全班与了晁大爷，凭晁大爷赏赐罢了。”又着人往来说合，媒人打夹帐，家人落背弓，陪堂讲谢礼，那“羊毛出在羊身上”，做了八百银子，将珍哥娶到家中。

那计氏虽也还敢怒敢言，当不起晁大舍也就敢为敢做。计氏不肯降心，珍哥不肯逊让，晁大舍虽然有财有势，如此家反宅乱，也甚不成人家。听了陪客董仲希计策，另收拾了一处房子，做衣裳，打首饰，拨家人，买婢妾，不日之间，色色齐备，将珍哥居于其内。晁大舍也整月不进计氏内边去了。渐渐至于缺米少柴，反到珍哥手内讨缺。计氏也只好“哑子吃了黄柏味，难将苦口向人言！”

一日，正是十一月初六日冬至的日子，却好下起雪来。晁大舍叫厨子整了三四桌酒，在留春阁下生了地炉，铺设齐整，请那一班富豪赏雪。渐渐众客齐集拢来，上了座。那一班女子弟俱来斟酒侑觞，这

日不曾扮戏。这伙人说的无非是些奸盗诈伪之言，露的无非是些猖狂恣纵之态，脱不了都是些没家教新发户、混帐郎君。

席间上了一道儿鲈，因此大家说道：“今冬雉兔甚多，狼虫遍野，甚不是丰年之兆。”你一言，我一语，说道：“各家都有马匹，又都有鹰犬，我们何不合伙一处打一个围顽耍一日？”内中有一个文明说：“要打围，我们竟到晁大哥庄上：一来那雍山前后地方宽阔，野兽甚多；也还得晁大哥作个东道主人方好。”晁大舍遂满口应承。讨出一本历日，拣了十一月十五日宜畋猎的日子。约定大家俱要妆扮得齐整些，象个模样。卯时俱到教场中取齐发脚。也要得一副三牲祭祭山神土地，还得一副三牲祭旗。晁大舍道：“这都不打紧，我自预备。”约期定了，吃至次日五更天气，雪渐下得小了，也有往家去的，也有在晁家暖房内同女戏子睡的。晁大舍吃了一夜酒，又与珍哥做了点风流事件，一觉直睡到申时方起。前面借宿的朋友也都去了。晁大舍也不曾梳洗，吃了两碗酸辣汤，略坐了一会，掌上灯来，那宿酒也还不得十分清醒，又与珍哥上床睡了，枕头边说起十五日要大家到雍山打围，到庄上住脚，须得预先料理。珍哥问了详细，遂说道：“打围日，我也要去走一遭，散散我的闷气。”晁大舍说：“你一个女人家，怎好搭在男人队里？且大家骑马，你坐了轿，如何跟得上？”珍哥说：“这伙人，我那一个写不出他的‘行乐图’来！十个人，我倒有十一个是我相处过的。我倒也连这伙人都怕来不成！若说骑马，只怕连你们都还骑不过我哩！每次人家出殡，我不去妆扮了马上驰骋？不是‘昭君出塞’，就是‘孟日红破贼’。如今当真打围，脱不了也是这个光景，有甚异样不成！”晁大舍说道：“你说的有理。得你去，越发觉得有兴趣些。你明日把那一件石青色洒线披风寻出来，再取出一匹银红素绦做里，叫陈裁来做了，那日马上好穿。”珍哥笑道：“我的不在行的哥儿！穿着厂衣去打围，妆‘老儿灯’哩！还向他班里要了我的金勒子，雉鸡翎，蟒挂肩上来，我要戎妆了去。”晁大舍枕头上叫道：“妙！妙！妙！咱因甚往他班里去借！淹茅燎菜的，脏死人罢了！咱自己做齐整的。脱不了也还有这几日工夫哩。”枕头边两个彼此掠掇将起来。晁大舍次早起身，便日日料理打围

的事务，要比那一起富家子弟分外齐整，不肯与他们一样。与珍哥新做了一件大红飞鱼窄袖衫，一件石青坐蟒挂肩；三十六两银子买了一把貂皮，做了一个昭君卧兔；七钱银做了一双羊皮里天青纔丝可脚的鞦鞋；定制了一根金黄绒辮鞦带；买了一把不长不短的镏银顺刀；选了一匹青色骗马，使人预先调习。又拣选了六个肥胖家人媳妇，四个雄壮丫头，十余个庄家佃户老婆，每人都是一顶狐皮卧兔，天蓝布夹坐马，油绿布夹挂肩，闷青布皮里鞦鞋，鞦带腰刀，左盛右插。又另拣了一个茁壮婆娘，戎妆齐整，要在珍哥马后背标为号。晁大舍自己的行头并家人庄客的衣服一一打点齐备。又预先向镇守刘游击借下三十匹马，二十四名马上细乐。除自己家里的鹰犬，仍向刘游击借了四只猎犬，三连鹰叉。差人往庄上杀了两三口猪，磨了三四石面，准备十五日打围食用。

到得十一月十五日卯时前后，那十余家富户陆续都到了教场，也都尽力打扮，终须不甚在行。末后晁大舍方到，从家中摆了队伍：先是一伙女骑摆对前行，临后珍哥戎妆跨马，后边标旗紧随，标后又有一二十匹女将护后，方是晁大舍兵队起行。步法整齐，行列不乱。分明是草茆儿戏，到象细柳规模。众人见了，无不喝彩。下了马，与珍哥同向众人相见。众人虽俱是珍哥的旧日相知，只因从良以后，便也不好十分斗牙拌齿。说了几句正经话，吃了几杯壮行酒。

晁大舍恐众人溺了他的精骑，令各自分为队伍，放炮起身。不一时，到了雍山前面，踟定围场。只见：

马如龙跃，人似熊强。虎翼旗列为前导，荡漾随风；豹尾幡竖作中坚，飘扬夺目。鞦鹰继犬，人疑灌口二郎神；箭羽弓蛇，众诧桃园三义将。家丁庄客，那管老的、少的、长的、矮的、肥胖的、瘦怯的，尽出来胁肩谄笑，争先簇拥大官人；仆妇养娘，无论黑的、白的、俊的、丑的、小脚的、歪辣的，都插入争妍取怜，向上逢迎小阿妈。大官人穿一件鸦翎青袄，浅五色暗绣飞鱼；小阿妈着一领猩血红袍，细百纳明挑坐蟒。大官人骑追风驥骎，手持一根浑铁棒，雄赳赳、抖擻神威；小

阿妈跨耀日骄骢，腰悬两扇夹皮牌，怒狠狠、施为把势。谁知侠女兴戎，比不得萧使君逡巡闾茸，那滕六神那敢涌起彤云？况当凶星临阵，还不数汉桓侯遇水断桥，若新垣平再中景日。封狼暴虎，逐鹿熏狐，麇载者欢声动地；品箫炙管，击鼓鸣金，振旅者歌韵喧天。正是人生适意贵当时，纵使乐极生悲那足计！

随惊起了许多獐狍麀鹿，雉兔獾狼。大家放狗撒鹰，拈弓搭箭，擒的擒，捉的捉，也拿获了许多。

谁知这雍山洞内，久住有一个年久的牝狐，先时寻常变化，四外迷人。后来到一个周家庄上，托名叫是仙姑，缠住了一个农家的小厮，也便没有工夫再来雍山作孽，不过时常回来自家洞内照管照管。有时变了绝色的佳人，有时变了衰残的老媪，往往有人撞见。

那日恰好从周家庄上回来，正打围场经过，见了这许多人马，猎犬苍鹰，怎敢还不回避？谁知他恃了自己神通广大，又道是既已变了人像，那鹰犬还如何认得？况又他处心不善，久有迷恋晁大舍的心肠。只因晁大舍庄上佛阁内供养一本朱砂印的梵字《金刚经》，却有无数诸神护卫，所以不敢进他家去。

今见晁大舍是个好色的邪徒，带领了妓妾打围，不分男女，若不在此处入手，更待何时？随变了一个绝美娇娃，年纪不过二十岁之下，穿了一身缟素，在晁大舍马前不紧不慢的行走。走不上两三步，回头顾盼，引得晁大舍魂不附体，肚里想道：“这雍山前面，我都是认识的人家，那里来这个美女？看他没人跟随，定然不是大家宅眷；一身重孝，必定是寡妇新丧。真是奇货可居！弄得到家，好与珍哥称为二美。左英右皇，这也是风流一世！”

正在忖度模拟，谁想这样皮囊幻相，只好哄那愚夫的肉眼。谁知那苍鹰猎犬的慧目把这狐精的本相看得分明，猎犬奔向前来，苍鹰飞腾罩定。狐精慌了手脚，还了本形，鹰犬四面旋绕，无隙可藏，随钻在晁大舍马肚下躲避，原要指望晁大舍救他性命。那知晁大舍从来心性是个好杀生害命的人，不惟不肯救拔，反向插袋内扯出雕弓，拈上羽

箭，右手上扯，左手下推，照着马下狐精所在，对镫一箭射去，只听的“嘍”的一声，那狐精四脚登空，从旁一只黄狗向前咬住，眼见的千年妖畜，可怜一旦无常！从狗口里夺将下来，杂在猎获的禽兽队内，收军敛马，同回庄上吃饭。凯旋回到城内，还都到了晁家宅上。珍哥同一班妇女自回后面去了。搬出果菜，大家吃了一回酒。将所得的野味，大家均分了。将射死的狐精独让与晁大舍收下。各将辞谢回家。

晁大舍送客回来，刚刚跨进大门，恍似被人劈面一掌，通身打了一个冷噤；只道是日间劳碌，也就上床睡了。谁知此夜睡后，没兴头的事日渐生来。且听下回接说。

第 二 回

晁大舍伤狐致病 杨郎中卤莽行医

血气方刚莫恃强，精神惟恐暗消亡；
再兼残忍伤生类，总有卢医少药方。

却说晁大舍从晚间送客回来，面上觉得被人重重打了一个巴掌一般，通身打了一个冷噤，头发根根直竖，觉得身子甚不爽快；勉强支持了一会，将那分的几只雉兔并那个射死的死狐交付家人收了，随即进到珍哥房内，没情没绪，垂了头坐在椅上。

那珍哥狂荡了一日回来，正要数东瓜、道茄子，讲说打围的故事，那大舍没投仰仗的，不大做声，珍哥也就没趣了许多，问道：“你回来路上欢欢喜喜的，你如何便恼巴巴起来？你一定又与禹明吾烦恼了。”晁大舍也不答应，只摇了摇头。珍哥又道：“你实是为何？你的脸都焦黄土褐色的，多因路上冒了风寒。我叫人做些酸辣汤，你吃他两碗，热炕上发身汗出，情管就好了。”晁大舍说道：“你叫丫头暖壶热酒来，我吃两大盂，看他怎的。”

丫头拿了四碟下酒的小菜，暖了一大壶极热的酒，两只银镶雕漆劝杯，两双牙箸，摆在卧房桌上。晁大舍与珍哥没一些兴头，淡淡的吃了几大杯，也就罢了。一面叫丫头扫了炕，铺了被褥，晁大舍与珍哥也都上炕睡了。睡去，梦中常常惊醒，口中不住呻吟。睡到二更，身上火热起来，说口苦、叫头疼，又不住的说谰语。珍哥慌了手脚，叫丫头点起灯，生了火，叫起养娘，都来看待。一面差人敲计氏的门，请计氏来看望。

那计氏两三日前提听得有人说道，与珍哥做戎衣，买鞢带，要同去庄上打围，又与一伙狐群狗党的朋友同去。计氏闻得这话，口中勉强说道：“打围极好。如今年成作乱，有了杨家女将出世，还怕甚么流贼也先！”心内说道：“这些婆娘，听不得风就是雨！一个老婆家，虽是娼妓出身，既从了良，怎么穿了戎衣，跟了一伙汉子打围？这是故意假说要我生气；我倒没有这许多闲气生来！若是当真同去打围，除了我不养汉罢了，那怕那忘八戴‘销金帽’、‘绿头巾’不成！”把那听见的话也只当“耳边风”，丢过一边去了。

及至十五日侵早，计氏方才起来，正在床上缠脚，只听得满家热热闹闹的喧哗，又听得那营中借来的二十四名鼓手动起乐来，又听得放了三声铙。计氏问道：“外面是做甚的？如此放炮吹打？”养娘说道：“你前日人说不信，这却是小珍哥同大爷打围去了。”计氏呆了半晌，说：“天下怎有这等奇事！如今去了不曾？”养娘说道：“如今也将待起身。”计氏说道：“待我自己出去看看，果是怎样个行景。”

计氏取了一个帕子裹了头，穿了一双羔皮里的段靴，加上了一件半臂，单叉裤子，走向前来，恰好珍哥晁大舍都已上马行了。计氏出到大门上，闭了一扇门，将身掩在门后，将上半截探出去看望，甚是齐整。计氏又是气，又是恼。

那些对门两舍的妇女也都出来看晁大舍与珍哥起身，也有慕的，也有数说的，也有笑话的。看见计氏在门首，大家都向前来与计氏相见。计氏说道：“我还不曾梳洗，大家都不拜罢。”计氏让他们到家吃茶。众妇人都辞住不肯进去，站定叙了句把街坊家套话。

有一个尤大娘说道：“晁大婶，你如何不同去走走，却闲在家中闷坐？”计氏说道：“我家脸丑脚大，称不起合一伙汉子打围，躲在家中，安我过苦日子的分罢！”有一个高四嫂说道：“晁大婶倒也不是脸丑脚大，只有些体沉骨重，只怕马驮不动你。”又说道：“大官人也没正经。你要尊敬他，抬举他，只在家中尊他抬他罢了，这是甚么模样！他倒罢了，脱不了往时每日妆扮了昭君，妆扮了孟日红，骑着马，夹在众戏子内与人家送殡；只是大官人僧不僧、俗不俗，不成道理。莫说叫乡里议

论，就是叫任里晁爷知道，也不喜欢。”

计氏说道：“乡里笑话，这是免不得的。俺公公知道倒是极喜欢的，说他儿子会顽，会解闷，又会丢钱，不是傻瓜了。俺那旧宅子紧邻着娘娘庙，俺婆婆合我算记，说要拣一个没人上庙的日子，咱到庙里磕个头，也是咱合娘娘做一场邻舍家。他听见了，瓜儿多、子儿少，又道是怎么合人擦肩膀，怎么合人溜眼睛，又是怎么着被人抠屁眼，怎么被人剥鞋。庙倒没去得成，倒把俺婆婆气了个挣。不是我气的极了，打了两个嘴巴，他还不知怎么顶撞俺娘哩！”

高四嫂说道：“大官人这等顶撞晁奶奶，晁爷就不嗔么？”计氏说道：“晁爷还裂着嘴笑哩！还说：‘该！该！我说休去。只当叫人说这话来才罢了！’这就俺公公安教儿的话了。”高四嫂说道：“晁奶奶可也好性儿，不敢欺；俺小人家依不的！这若是俺那儿这们败坏我，我情知合他活不成！”计氏说：“俺娘没的敢合他强一句么？极的慌，挤着眼，往别处吊两眼泪就是了。只是我看拉不上，倒骂两句，打两下子，倒是有的。”高四嫂说道：“你这们会管教，嗔道管教的大官人做了个‘咬脐郎’！”众人问说：“大官人怎么是个咬脐郎？”一个老鄢说道：“哎哟！你们不醒的。咬脐郎打围，井边遇着他娘是李三娘。如今大官人同着小娘子打围，不是咬脐郎么？”众人说道：“俺那里晓得。怪道人说鄢嫂子知今道古！”计氏说道：“你还说叫我管教他！我还是常时的我，他还是常时的他哩么？投到娶这私窠子以前，已是与了我两三遭下马威，我已是递了降书降表了。我还敢管他哩！”高四嫂道：“晁大婶，你是伶俐人，我说你听，你倒休要赌气。要不拿出纲纪来，信着他胡行乱做，就不成个人家。抛撒了家业或是淘碌坏了大官人，他撅撅屁股丢了，穷日子是你过，寡是你守。可是说‘虬蚱秀才’的话，‘飞不了你，跳不了你’。俺家里那个常时过好日子时节，有衣裳尽着教他扎括，我一嗔也不嗔。他待和他睡觉，凭他一夜两夜，就是十来宿，我也知不道甚么是争锋吃醋。要是丢风撒脚、妄作妄为，忘八淫妇，我可也都不饶。”

计氏说道：“他如今红了眼，已是反了，他可不依你管哩！”

老鄢说道：“真是一个同不的一个。他高大爷先鬼头蛤蟆眼，你先

虎背雄腰的个婆娘。他要做文王，你就施礼乐；他要做桀纣，你就动干戈。他高大爷先不敢在你手里展爪，就是你那‘七大八’，象个豆姑娘儿是的，你降他象钟馗降小鬼的一般。你又自家处的正大，恩威并济，他高大爷再又正经。怎么不好？今大官人象个凶神一般，小娘子登过坛、唱过戏的人，可是说的好？妆出孟日红来，连强盗也征伏了的人！这晁大婶小身薄力，到得他两个那里？”

高四嫂笑道：“狗！天鹅倒大，海青倒小，拿得住住的！”一边说，一边大家拜了拜，走散。计氏回到房中，寻思起来，不由人不生气，号天搭地哭了一场，头也不梳，饭也不吃，烧了烧炕，睡了。到了这半夜，一片声敲得门响。若是往时，计氏有甚害怕？又是个女人，除了降汉子，别又没有甚么亏心，一发不用惊恐。如今被晁大舍降了两顿，那妇人的阴性就如内官子一般，降怕他一遭，他便只是胆怯，再也不敢逞强。

计氏想道：“有甚缘故？如何把门敲得这等紧急？这一定有多嘴献浅的人对那强人说我在大门前看他起身，与街坊妇人说话。这是来寻衅了！我就是到门前与街坊家说几句话，也还强似跟了许多孤老打围丢丑！”把床头上那把解手刀拔出鞘来，袖在袖内，“看他来意如何，若又似前采打，我便趁势照他脑前戳他两刀，然后自己抹了头，了对他的命！”算记停当，挺着身，壮着胆，叫起丫头养娘，开了门，问是怎么的？只见一个家人媳妇，慌慌张张的说道：“大爷不知怎的，身上大不自在，不省人事，只是谗语，快请大奶奶前去看守！”

计氏说道：“他已是与我不相干了！如何打围没我去处，病了却来寻我？日里即如凶神一般，合老婆骑在马上，雄赳赳的，如何就病的这等快？这是忘八淫妇不知定下了甚么计策，哄我前去，要算计害我。你说道：他也不认我是他老婆，我也没有了汉子！真病也罢，假病也罢，我半夜三更，不往前去！若是要处置我，脱不了还有明日！要杀要砍，任你们白日里摆布！若是真病，好了是不消说起；死了时节，他自有他任里爹娘来与淫妇讨命，我也是不管他的！”

那个来请计氏的家人媳妇将计氏的话一五一十学与珍哥。珍哥说道：“王皮好了，大家造化！死了，割了头，碗大的疤！有我这个婆

娘，没帐！”虽是口里是这等强，心里也未免几分害怕。

晁大舍又愈觉昏沉。珍哥等不得天亮，差了一个家人晁住，去请宣阜街住的杨太医来诊视。

那厚友中，禹明吾在晁家对门住，是个屯院的书办，家里也起了数万家事，与晁大舍近邻，所以更觉的相厚。见晁住请了杨太医先自回来，禹明吾问说：“你趁早那里回来？这等忙劫劫的。”

晁住说道：“我家大爷自从昨晚送了众位进门，似觉被人脸上打了一巴掌的，身上寒噤。到了半夜，发热起来。如今不省人事，只发谵语。小人适才往宣阜街请杨太医诊视，他还在家梳洗，小人先来回话。”禹明吾说道：“你家大爷昨日甚是精爽，怎么就会这等病？”即约了附近同去打围的朋友，一个尹平阳，一个虞凤起，一个赵雒陵，四个同到了晁家厅上坐定。杨太医却好也就进门。大家叙了揖，说起昨日怎样同去打围，怎样回来，怎样走散，还说晁大舍怎样自己射杀了一个妖狐。杨太医都一一听在肚里。这个杨太医平日原是个有名莽郎中，牙疼下“四物汤”，肚冷下“三黄散”的主顾；行上又甚不端方，心性更偏是执拗；往人家走动，惯要说人家闺门是非；所以人都远他。偏有晁大舍与他心意相投，请他看病。

他心里想道：“晁大舍新娶了小珍哥，这个浪婆娘，我是领过他大教的。我向日还服了‘蛤蚧丸’，搽了‘龟头散’，还战他不过。幸得出了一旅奇兵，刚刚打了个平帐。晁大舍虽然少壮，怎禁他昼夜挑战，迭出不休！想被他弄得虚损极了。昨又打了一日猎，未免劳苦了，夜间一定又要云雨，岂得不一败涂地！幸得也还在少年之际，得四贴‘十全大补汤’，包他走起。”又想道：“我闻得他与小珍哥另在一院居住，不与他大娘子同居，进入内房看脉，必定珍哥出来相见。”又想道：“禹明吾这伙人在此，若同进他房去，只怕珍哥不出来了。”又想道：“这伙人也是他的厚朋友，昨日也曾在一处打围，想也是不相回避的。只是人多了，情便不专。”

于是杨太医心内绝不寻源问病，碌碌动只想如此歪念头，正似吊桶般一上一下的思量。

晁住出来说道：“请杨相公进去。”禹明吾等说道：“我也要同进去看看。”晁住说：“房内无人，请众位一同进去无妨。”转过厅堂，才是回廊，走过回廊，方到房前。只见：

绿栏雕砌，猩红锦慢悬门。金漆文几，鹦绿绣裯藉座。北墙下，着木退光床，翠被层铺锦绣。南窗间，磨砖回洞炕，绒条叠代蓬蓃。卧榻中，睡着一个病夫，塌踞着两只眼，咕咕咕咕。床横边，立着三个丫头，扭拉着六只脚，唧唧唧唧。铜火盆，兽炭通红；金博炉，篆烟碧绿。说不尽许多不在行的摆设，想不了无数未合款的铺陈。

晁住前面引路，杨太医随后跟行，又有禹明吾尹平阳虞凤起赵雒陵一同进去。晁住掀起软帘，入到晁大舍榻前，还是禹明吾开口说道：“咱昨日在围场上，你一跳八丈的，如何就这们不好的快？想是脱衣裳冻着了。”晁大舍也便不能作声，只点点头儿。杨太医说道：“这不是外感，脸上一团虚火，这是肾水枯竭的病症。”

五个人都在床前坐定了。杨太医将椅子向床前掇了一掇，看着旁边侍候的一个盘头丫头，说道：“你寻本书来，待我看一看脉。”若说要元宝，哥哥箱子内或者倒有几个，如今说本书，垫着看脉，房中那得有来？那丫头东看西看，只见晁大舍枕头旁一本寸把厚的册叶，取将过来，签上写道《春宵秘戏图》。杨太医说道：“这册叶硬，搁的手慌。你另寻本软壳的书来。若是大本‘缙绅’，更好。”那丫头又看了一遍，又从枕头边取过一本书来，签上写是《如意君传》，幸得杨太医也不曾掀开看，也不晓得甚么是“如意君”，添在那册叶上边，从被中将晁大舍左手取出，搁在书上。

杨太医也学歪了头，闭了眼，妆那看脉的模样。一来心里先有成算，二来只寻思说道：“这等齐整，那珍哥落得受用，不知也还想我老杨不想？”乱将两只手，也不按寸关尺的穴窍，胡乱按了一会，说道：“我说不是外感，纯是内伤。”

禹明吾问道：“这病也还不甚重么？”杨太医说道：“这有甚么正经。遇着庸医错看了脉，拿着当外感，一贴发表的药下去，这汗还止的

住哩？不繇的十生九了！如今咱下对症的药，破着四五贴‘十全大补汤’，再加上人参天麻两样搅钱的药，包他到年下还起来合咱顽耍。”说毕，大家也就出去，各自散了。

晁住拿着五钱银，跟了杨大医去取药。一路走着，对晁住说道：“您大爷这病，成了八九分病了！你见他这们个胖壮身子哩，里头是空的！通象一堵无根的高墙，使根杠子顶着哩！我听说如今通不往后去，只合小珍哥在前面居住，这就是他两个的住宅么？”晁住也一问一对的回话。取了药回到家中，将药亲交与珍哥收了，说道：“药袋上写的明白，如今就吃。吃了且看投不投，再好加减。”珍哥说道：“他还说什么来？他没说你爷的病是怎么样着？”晁住说道：“他说俺大爷看着壮实，里头是空空的，通象那墙搜了根的一般。你合你姨说，‘差不多罢，休要淘碌坏了他？’”珍哥微笑了一笑。骂道：“放他家那撅尾巴骡子臭屁！没的那砍头的臭声！我淘碌他甚么来？”一面洗药铤，切生姜，寻红枣，每贴又加上人参一钱二分。将药煎中，打发晁大舍吃将下去。

谁想歪打正着，又是杨太医运好的时节，吃了药就安稳睡了一觉。临晚，又将药滓煎服，夜间微微的出了些汗，也就不甚谗语了。睡到半夜，热也退了四分。次早，也便省的人事了。

珍哥将他怎样昏迷，怎样去请计氏不来，杨太医怎样诊脉，禹明吾四人怎样同来看望，一一都对晁大舍说了；又把眼挤了两挤，吊下两点泪来，说道：“天爷可怜见，叫你好了罢！你要有些差池，我只好跑到你头里罢了！跑的迟些，你那‘秋胡戏’待善摆布我哩！”晁大舍拖着声儿说道：“你可也没志气！他恨不的叫我死，见了他的眼。你没要紧可去请他！你要不信，你去看看，他如今正敲着那揼拉骨鞋帮子念佛哩！”珍哥说道：“你且慢说嘴，问问你的心来。夫妻到底是夫妻，我到底是二门上门神。”晁大舍说道：“你说的是我大鸡巴！我只认的小珍哥儿，不认的小计大姐！你且起去，还叫人去请了杨古月来看看，好再吃药。”

仍叫晁住进到窗下。珍哥分付道：“你还去请了杨古月再来看看你爷，好加减下药。你说吃了药，黑夜安稳睡了一觉，热也退了许多；